

第三卷

张居正 (插图本)

第三卷

熊召政 著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作家出版社

第三卷

熊召政 著

张居正
(插图本)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目录

第一回	李国舅弄玄扮妖道	孙督造报忧启弊端 /1
第二回	说龙袍李太后动怒	送奶子冯公公示敬 /17
第三回	老臣受骗骤临祸事	宅揆召见面授机宜 /34
第四回	白发衔冤昏死内阁	红颜薄命洒泪空楼 /50
第五回	谈笑间柔情真似水	论政时冷面却如霜 /66
第六回	听口戏外廷传劾本	抚瑶琴黠仆献鸩谋 /82
第七回	为淫乐恶太监毙命	辩部疏小皇上问师 /98
第八回	张宅揆接旨进古寺	李太后冷峭斥奴才 /114
第九回	说子粒田慈圣动怒	唱岭儿调玉女伤春 /131
第十回	伤太爷承差闯大祸	讨见识御史得奇闻 /148
第十一回	赵知府蝎心施毒计	宋师爷巧舌诬冤囚 /167
第十二回	为济困贱卖龙泉剑	言告状却送戒石铭 /183
第十三回	抨新政京城传谤画	揭家丑圣母识良臣 /199
第十四回	送乌骨鸡县令受辱	拆石牌坊知府惊心 /213
第十五回	应天馆拜访神秘客	铁女寺毒杀贪鄙人 /229
第十六回	言政言商皇亲思利	说春说帛铁嘴谈玄 /248
第十七回	锦幄中君臣论国是	花厅内宰辅和情诗 /266
第十八回	样样淫情引君入瓮	炎炎夏日扫雪烹茶 /286

第 十 九 回	惩黠仆震怒张首辅	告御状挟愤戚将军 /305
第 二 十 回	老国丈上吊为避祸	小玉娘哀告救恩公 /321
第二十一回	扇子厅扶乩问神意	总督府设宴斩狂人 /338
第二十一回	邀王公齐瞻年节礼	对空房捧读绝情诗 /355
第二十一回	询抚臣定清田大计	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/369
第二十一回	议夺情天官思抗旨	陈利害皇上动威权 /383
第二十一回	天香楼上书生意气	羊毫笔底词客情怀 /397
第二十一回	说清田新官三把火	论星变名士一封疏 /413
第二十一回	气咻咻皇上下严旨	怒冲冲首辅斥词臣 /427
第二十一回	午门廷杖血飞似雨	微臣忤旨气贯如虹 /442

第一回

李国舅弄玄扮妖道 孙督造报忧启衅端

“冯老公公到——”

一声高亢的吆喝，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，从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广场，顿时引起一片骚动。先前这里已黑压压落了一大片各色轿子，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。他们早早儿来到这里，为的是迎候他们的主子。听得吆喝，他们都慌忙钻出轿来，伸长脖梗儿朝大路上瞻望。须臾间，只听得一阵匆促的马蹄，早有二十余骑武弁驰进广场。他们都头戴圆帽脚蹬白靴，身穿圆领十二颗纽扣直裰，一看打扮就知是东厂的番役。领头的掌贴刑虽然穿着六品武官命服，但比起地上站着的这些内府貂档来，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。但他自恃是东厂的官员，有见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，也不把貂档们放在眼里，只公事公办地拱了拱手，说了一句：“公公们来得早。”然后就吩咐手下：“广场上太乱，你们盯着些个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长列气势森严的仪仗已是进了广场。临近山门，只见瓜斧号旗一刷儿闪开，遮轿的六把大金扇两边一分，亮出一乘八人抬的杏黄围帘大暖轿来。顿时，广场上静得连掉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。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打起轿帘，大家伙儿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，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——这当儿，万历朝的赫赫“内相”、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。

为了今日的出行，冯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思，他并没有穿官服，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，罩了一件上等湖丝制作的丝绵道袍，脚蹬一双羊羔皮的短靽靴，靴上的圆泡钉全用纯金制作，代替了惯常的黄

铜，头上的暖帽用粹白的狐狸皮制成。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更显得雍容华贵。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，举手投足颐指气使，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。就在他跨出轿门的这一刹那，众貂珰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起跪下，齐声喊道：

“小的们恭候老公公。”

冯保也不言声，只把手虚抬一下让貂珰们平身，这时，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一声“奏乐——”，候了多时的道家乐手立马儿弦索高奏响器齐鸣。更有十几名小道人次第点燃手中举着的缠满鞭炮的长篙，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。震得广场上看热闹的人，个个都捂了耳朵。在肃穆的大内待久了，冯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。鞭炮一响，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，待鞭炮炸完乐声停了，他才随着迎候的道长闻天鹤进了山门。

京城四郊，名胜甚多，不可枚举。单说畿南，旧有三大：远郊有沧州狮子景州塔、真定府里大菩萨。近郊的第一大名胜即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。

白云观，在道教里头素有“仙都”之称，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。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，名天长观，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。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，名气并不大。真正名闻遐迩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。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创始人，被成吉思汗奉为“神仙”。元朝初年，在中国影响极大。他死后，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日，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、三牲酒浆到白云观来致祭。久而久之相沿成习，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燕九节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，广场四周，各色帐篷帷屋都搭盖起来，迤迤迤迤几里路长。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，或祭祀，或斋醮，或炼丹药，或卖符篆，坐地论吉凶休咎、分曹谈出世之业，镇日间磬钵起伏，道曲盈耳。在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，更有京城红男绿女纷至沓来，打情骂俏嬉闹玩耍，或艳帜招摇或席地哄饮，日以继夜声势不衰。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小贩，也莫不赶来这里，肩着棍把儿卖糖葫芦的、挑着温火担子卖蒸糕儿的，打酒卖茶、摇糖称卤，应有尽有。至于日用百货，从绸布衣服、几筵篋笥，到盘盂铜锡、古董字画等琐细之物，无不种类齐全塞满道儿，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。因此，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燕九节，又把京城

的游冶声色热闹气儿，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。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，这燕九节又添了一项内容，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，也必定轿马塞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。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胄考证出来，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的生日这一天，为绝尘心竟然自阉。因此，太监们便把他认做本门“阉帮”的帮主，年年祭奠如仪，一丝儿也不马虎。今年是冯保出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，领衔主祭责无旁贷。较之前几年，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耀。

在道人陪侍与百十位贵胄的簇拥下，冯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棂星门。枋额上所书“洞天胜景”四字，乃嘉靖皇帝手迹。由此入观，可分三路：中路依次有灵官殿、玉皇殿、老律堂、丘祖殿、三清阁与四御阁五重正殿，还有钟、鼓二楼及丰真殿、儒仙殿；东路主要建筑有南极殿、斗姥阁与藏经楼；西路有吕祖殿、八仙殿、元君殿、元辰殿、祠堂院等。道观后头还有一座偌大花园，名云集园。园内小桥浮绿，游廊迷树，亭阁掩映，山水缠绵，满目皆是仙家情趣，故又有“小蓬莱”之称。整个建筑占地有数百亩之多，且参差疏密井然有序。今日的白云观内，处处装饰一新。石阶砌玉，檐牙涂金；崔嵬殿阁流碧飞丹，雕墙画壁熠熠生辉。如此蓬莱仙国，尘世瑶池，端的是龙纹虎脉，气象万千。站在棂星门下的冯保，一看这些景致，顿时心情一爽，问站在身边的闻天鹤：

“闻道长，这道儿一尘不染，香客们怎样进来拜神呢？”

闻天鹤恭敬回答：“启禀冯老公公，贫道已得东厂指示，冯老公公在观期间，闲杂人等，一律不得入内。”

冯保微微一笑，说：“道长知会错了，咱是说，这么洁净的道儿，香客们一踩，不就脏了？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，”闻天鹤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，回道，“观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，不至于污秽到哪里。”

“这样就好，不要糟蹋了仙境。”

说话间，一千人等已是款款走过窝风桥，穿过三重大殿，来到中路第四重大殿丘祖殿的门前。早在几天前，徐爵就知会闻天鹤道长，冯保此次来白云观只祭祀丘祖，余下各殿一律不进。知情人一听便知，当今皇上圣母李太后一心向佛，与道教略不关涉，冯保跟着她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本在情理之中，但对于白云观来讲，多少有些遗憾。丘祖殿面

阔五间，进深七楹，是白云观中最为恢宏的单檐歇山式大殿。为了这次祭祀，众貂珰合伙捐了五千两银子装修白云观，冯保单独捐了两千两银子装修这座丘祖殿。眼下看去，只见回廊藻井，飞檐础柱，处处髹漆一新。殿中丘祖塑像也重新涂了金粉，愈觉富贵华丽。冯保跨进殿中，顿时道乐大作，众貂珰三拜九叩，一切祭奠如仪。

却说冯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，忽听得门外头传来吵闹之声，两个小内侍将他搀扶起来，他眼睛瞄着丘祖塑像，嘴中问道：

“什么人喧哗？”

与冯保一起来的徐爵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，却见东厂一黑靴小校飞快跑来禀报，说是园门外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，非要闯进来不可。

“是个啥样儿人？”冯保问。

小校回答：“说不上，头上戴着一只铜圈，箍住一头乱发，披着一件青色大氅，手上还举着一面幡竿，上面书了‘替天行道’四字。”

冯保听了皱眉，喝道：“这是何方妖道，且把他拿了，打着问话。”

言犹未了，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道：“冯老公公，不用打着问话，贫道已经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，站在冯保跟前，舞动着那根“替天行道”的幡竿。冯保正想发作，一眼瞥见这人的音容笑貌很是熟悉，只是一时仓促记不清是谁，便狐疑问道：

“你是？”

来人龇牙一笑，把粘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，揶揄道：“冯老公公，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”

冯保定睛一看，顿时大惊失色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武清伯李伟的独生儿子、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。他慌忙言道：

“哎呀呀，原来是国舅大人，看老夫这眼神儿，竟是这等的不济，罪过，罪过！”

丘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，幸好闻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。冯保与李高走了进去，闻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下了。冯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，问道：

“国舅爷，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？”

“过节呀，”李高脱口回答，见冯保一时没有领会，又补充道，“今儿个是燕九节，我这身打扮，你看像不像丘神仙下凡？”



说话间，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，站在冯保跟前，舞动着那根“替天行道”的幡竿。

这么一说，冯保才恍然大悟。传说每逢燕九节这一天，丘神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众，被他瞧中的人，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成为仙人。丘神仙的化身，或是贫道，或是乞丐，或是娼女，或是盲叟，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。京城中一些戚畹大户膏粱子弟，逢着这一天，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“贱民”布施，如果碰巧从“贱民”中遇上一个丘神仙的化身，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？不过，最乐于施舍的，还是内廷太监。这些人既认了丘祖为本门帮主，当然就想着如何攀缘接福，一年就这一回，故都出手大方。因此就有一帮泼皮无赖，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。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，他之所以如此打扮，在冯保看来，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，因此应付道：

“难怪你硬闯白云观，番役们不敢拦你，都怕你是下凡的丘神仙，得罪不起啊。”

李高也没听出冯保话中的揶揄，嬉笑答道：“方才在白云观门外，咱这身行头，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！你看，这是咱收的利市钱。”说罢，解开青色大氅，只见胸前还有一个褡裢，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，宝钞、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，他嬉笑说道：“这些功德钱，咱捐给白云观了。”

瞧着李高这副痴不痴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，冯保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不愉快。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种子，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，镇日里呼朋引类驾鹰逐犬，总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。如今万历皇帝登基，他这位国舅，更成了拳头上跑马粪门里吹火的人物，越发地了不得。冯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，但碍着李太后，也不敢得罪他。他不知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，只转口问道：

“令尊武清伯大人这一向可好？”

李高耸了耸肩，拣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嘴中，一边嚼一边答道：

“好啥，一直心口疼！”

“啊，怎地没听说？”

“冯公公你深居大内，哪儿听说去？”

“没请太医看看？”

“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，哪能看咱爹的病。”李高口无遮拦，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，这会儿打了一个咳嗽，接着说，“咱爹的病，冯老公公你倒能治一半。”

“咱？”冯保不禁一怔，他听出李高话中有话，便警觉问道，“武清

伯究竟犯的啥病？”

“心病！”

“哦？”

冯保应了一声，再不接腔。李高见他不再问了，索性自己捅了出来：“冯老公公，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两年了，咱爹为何就不能水涨船高，从武清伯升上武清侯呢？”

一听这话题儿，冯保总算明了李高此行的目的。就这件事，前年秋天李太后去昭宁寺进香时，武清伯当面向她提过要求。李太后当时敷衍过去，后来也没有下文。他曾向张居正提过一次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位首辅也是不置一辞，他就再也不好说什么了。眼下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，他知道搪塞不过去，便回道：

“册封的事是朝廷大礼，条条框框甚多，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孝女，她何尝不想自己的亲爹封上侯爵，但礼法所限，她不好擅越。太后不开口，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。”

李高觉得这话不中听，却也不便发作。他心知肚明，自己虽贵为国舅，但进宫一次也是难上加难。平素间往宫内头传话儿，还得靠这位手眼通天的内相，于是咽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冯老公公，咱跟你直说了吧，如果不是前年的那一场大火，逼得王希烈上吊，咱爹的武清侯，恐怕已经到手了。”

“哦？”一听见“火”字儿，冯保眼皮子直跳，“这王希烈就是活着，也未必能办成此事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他一个礼部侍郎，有多大的权力？”

“不管权力多大，王希烈毕竟当了多年的礼部左侍郎。朝廷一应礼法，他是烂熟于胸。他说过，常规不行尚可特例，咱姐本是贵妃，一下子拔成太后，与陈皇后扯平身份，这还不是特例？咱姐可以特例，咱爹为何就不能特例？”

“国舅爷，你可不能这样攀比，你姐姐毕竟是当今圣上的生母。”

“老公公不要忘了，当今圣上的生母可是咱爹的亲生女儿。”李高说着又操起那根“替天行道”的幡竿，使劲朝地上杵了杵，翻着白眼儿道，“咱爹的事儿办不成，依咱看，就卡在一个人身上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张居正。”

冯保当下就冷了脸，嗔道：“国舅爷，这话可不好随便说的，首辅张先生是先帝信任的顾命大臣，你姐姐李太后对他深为倚重。你如此说话，岂不让你姐姐伤心？”

李高既不犷嘴，又不服气，只嘟哝道：“花花轿儿人抬人，人家抬咱咱就抬人，人不抬咱咱也不抬人。”

冯保不想闲扯是非，抬了抬眼皮，勉强笑道：“国舅爷也不用说气话，待瞅着机会，老夫再向太后请旨。”说着就有送客的意思。

李高连忙说道：“老公公不要理会错了，咱今儿个大老远赶来，并不是专为你生闲气的，咱的正经事儿还没说呢。”

“啊，你还有事？”

冯保刚抬起的屁股又重新落座，李高瞅了瞅门外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公公，咱爹想做件事儿，究竟如何做，让咱找您老讨个见识。”

“啥事儿？”冯保俯了俯身子。

李高瞅了瞅门外，神秘地说：“去年底，咱爹央人在沧州看了块吉地，想修坟呢。”

李高话音一落，冯保就知道意思了，当今的老国丈，又要变着法儿向皇上伸手要钱了。按朝廷规矩，皇亲国戚修建坟墓，朝廷可适当补助。既不是为难事，冯保心下略宽，问道：

“武清伯修坟，好哇，择的地怎么样？”

“说是块好地，风水先生说，得把那架山整个儿买下来，山上有几户人家，得迁走。”

听话听音，冯保知道武清伯要狮子大张口了，便说：“江湖上的风水先生，多半是些混饭吃的，武清伯的吉地，要经过钦天监踏勘核实。”

“咱爹说了，事情该怎么办，咱们按朝廷的章程，只是这花钱的事……”李高说到这里把话头打住，看了看冯保的脸色，又接着说，“咱爹说，请老公公您预先给咱姐通个气儿。”

“这个好办，我回去就讲。”冯保一口应承，又出主意道，“你回去告诉武清伯，他那里先把本子写好，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。”

“多谢老公公了。”

李高正事谈毕，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，知道冯保还要会见别人，便道谢告辞。临行前，他端起面前那盅八宝茶一饮而尽，随手就把那只

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一摔，“叭”的一声茶水污了一地，冯保瞧着一地碎片，皱着眉头问：

“国舅爷，这是为啥？”

“图个吉利，岁岁（碎碎）平安！”说罢扮了个鬼脸，仍旧挥舞着幡竿告辞走了。

他前脚刚出门，徐爵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。只见这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绵直裰，绗边用的是鹅子黄的蟒绒，罩在直裰外头的袈裟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，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毛织成的高檐桶子珍珠冠，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儿，踩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，系在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，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，带头绦子上的吊坠儿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，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，立刻引起了冯保的注意。

来人一进门，就提了提直裰的下摆，在冯保面前小心翼翼地跪下纳拜，振声唱喏：“小可郝一标，叩见冯老公公。”

“起来起来，都老熟人了，讲这客气做甚。”冯保虽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，但笑容可掬，吩咐徐爵，“给郝员外看座。”

徐爵忙引着郝一标坐到冯保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。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，且平常与徐爵过从甚密，但真打真想见冯保一面却也不易。去年听说冯保要捐资修缮丘祖殿，郝一标主动提出代捐两千两银子。冯保领了这份人情，因此，才肯在这白云观里赏脸见他。

宾主坐定，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。冯保小呷一口，瞅着一身光鲜的郝一标，问道：

“郝员外，你这身直裰，是用何布料做成的？”

“西洋布。”郝一标恭敬回答。

“哪儿产的？”

“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，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，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。”

“唔，波斯国，那是多远的地头儿啊！”冯保赞叹着说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，“倭国的鸟布、高丽国的马尾布，质量都好，常言道苏松杭嘉四府衣被天下，为啥就生产不出这等好布。”

“各国各有各的出产，彼等夷岛番邦，虽是小国，却也有稀世珍

品。”郝一标俨然以行家的口气回答。

冯保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前年秋上，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七八种布样儿，已是十分的满意，现在，可又有新的？”

“有是有，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儿的。”

“改一天，你把各种新鲜布料都送到官里头，咱让李太后亲自挑选。”

“小可谨遵吩咐。”

说到这里，冯保又把郝一标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，问：“你这西洋布，一缣值多少钱？”

“五十两银子。”

“这么贵？”

该如何回答这一问，可叫郝一标犯了难：因自国朝以来，朝廷就有明禁，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。到了嘉靖朝，因为东南沿海洋面上海盗猖獗，时常有倭寇来犯，不但在海上劫掠船只杀人越货，更屡屡登陆骚扰，甚至攻城拔寨，为害剧烈。嘉靖皇帝便下诏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。凡敢于与倭寇通商者，一经查出，不但货物全数焚毁，当事者本人还得处以大辟之刑，全家流放口外。隆庆朝后，海禁虽稍有松动，但海上贸易仍属于禁止之列。一些商人为利所趋，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出海通商。这样就面临双重危险：一是官府的追查，二是海盗的抢劫。这两样只要遇上一宗，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。但是，赚钱逐利是商人的天性，赔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去做，只要能赚到大把的银子还是有不少人甘冒杀头的危险。郝一标便属于后者。他在江浙一带的外海经营私货贸易已有四五个年头了。为了对付海盗，他招募了一批不怕死的强徒充当商船护卫，为了货物顺利登岸，他收买了一大批临海府县的官员，打通了所有关节，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。隆庆之后，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。郝一标从海上弄回的各色外国布料，总是供不应求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霞的“倭布”，郝一标的生意越发地红火了。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，一应布匹贵得离谱，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。这会儿从冯保嘴中蹦出个“贵”字儿，他便眼皮子发跳。屏神静气一会儿，他自认为斟酌透了，才小心答道：

“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，风险大，所以贵。”

冯保早就知道郝一标海上贩私大发横财，作为保护伞，他从中也得了不少好处。但他担心郝一标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，便想趁机敲打敲

打，他挪了挪身子，正颜说道：

“郝员外，你这些西洋布鸟布什么的，虽然质量上乘，但毕竟来路不正，若认真追查下来，你恐怕也难逃干系，你也知道，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。”

郝一标顿时额上渗出了冷汗，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，他愣了一下，只乖巧应道：

“小可的生意，全赖冯公公扶持。”

“咱不扶持你有今日？”冯保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，嘴里却说：“你要明白，猪嘴扎得住，人嘴扎不住啊！”

“冯公公所言极是，”郝一标做出一副依头顺脑的样子，请教道，“小可寻思着一事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”

“讲吧。”

“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，又深得太后的信任，何不向皇上建议，干脆取消海禁。”

“拈根灯草，说得轻巧，”冯保嘴一撇，不以为然地道，“海禁是朝廷大法，岂能轻易改动。再说，海禁于你郝员外，有哪门子不好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郝一标解不透话中含义，一时语塞。冯保睨着他笑道：“海禁一取消，商贾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，只怕从此后，你的五十两银子一缗的西洋布，贱得就像萝卜白菜。”

“还是公公高瞻远瞩，”话一挑明，郝一标明白冯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，因此满嘴恭维说道，“多谢公公照拂，让小可做这独门生意。”

一直陪伴在侧的徐爵这时插了一句：“老郝，独门生意可以做，但独食儿不能吃。”

“这个自然，郝某再颀预，也不敢少了冯公公的孝敬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是至理。”

“你懂得这个理就好，”冯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，怡然说道，“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，见了点银子，好似苍蝇见血。”

“公公教诲，郝某铭记在心，”郝一标说着，朝徐爵睨了一眼，见徐爵有鼓励的意思，便鼓着勇气说，“冯公公，小人还有一事相求。”

冯保抬抬下巴示意郝一标讲。

郝一标言道：“小可听说，每年三月，南京鲥鱼厂的贡船就会届时